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岳 家 将》

（明）熊大木 等编撰

《岳 王 传》

目 录

第 1 回	斡离不举兵南寇	001
第 2 回	李纲措置御金人	007
第 3 回	师中大战杀熊岭	014
第 4 回	金粘罕邀求誓书	018
第 5 回	宋徽钦北狩沙漠	024
第 6 回	宋康王泥马渡江	030
第 7 回	岳鹏举辞家应募	034
第 8 回	宋高宗金陵即位	039
第 9 回	李纲奏陈开国计	044
第 10 回	岳飞与宗泽谈兵	054
第 11 回	岳飞计画河北策	059
第 12 回	李纲谏车驾南行	064
第 13 回	宗泽约张所出兵	070
第 14 回	宗泽定计破兀朮	075
第 15 回	粘没喝京西大战	080
第 16 回	宗泽大胜兀朮兵	085
第 17 回	高宗车驾走杭州	091
第 18 回	苗傅作乱立新君	097
第 19 回	张浚传檄讨苗傅	102
第 20 回	韩世忠大破苗翊	107
第 21 回	洪皓持节使金国	111
第 22 回	胡寅前后陈七策	115

第 23 回	岳飞破虏释王权	120
第 24 回	兀朮大战龙王庙	125
第 25 回	韩世忠镇江鏖兵	130
第 26 回	岳统制楚州解围	134
第 27 回	刘子羽议守四川	138
第 28 回	宋高宗议建东宫	142
第 29 回	兀朮兵寇和尚原	146
第 30 回	韩世忠平定建州	150
第 31 回	刘豫建都汴梁城	154
第 32 回	岳飞用计破曹成	159
第 33 回	刘子羽分兵拒敌	164
第 34 回	吴璘大战仙人关	169
第 35 回	张浚被劾谪岭南	174
第 36 回	宋高宗御驾亲征	178
第 37 回	韩世忠鏖战大仪	183
第 38 回	岳飞两战破李成	187
第 39 回	议防边李纲献策	192
第 40 回	诏岳飞征讨湖寇	197
第 41 回	岳飞定计破杨么	202
第 42 回	牛皋大战洞庭湖	206
第 43 回	刘豫兴兵寇合肥	211
第 44 回	杨沂中藕塘大捷	216
第 45 回	镇汝军岳云立功	221
第 46 回	岳鹏举上表陈情	225
第 47 回	岳飞奏请立皇储	229
第 48 回	金熙宗废谪刘豫	234
第 49 回	议求和王伦使金	238

第 50 回	世辅计擒撒离喝	243
第 51 回	胡世将议敌金兵	251
第 52 回	王乌禄大驱南寇	257
第 53 回	宋刘锜顺昌鏖兵	262
第 54 回	张琦大战青溪岭	267
第 55 回	小商桥射死再兴	272
第 56 回	岳飞兵近黄龙府	277
第 57 回	秦桧怒贬张九成	283
第 58 回	刘太尉叠桥破虏	287
第 59 回	杨沂中战败濠州	292
第 60 回	秦桧定计削兵权	296
第 61 回	吴玠设立叠阵法	301
第 62 回	岳飞上表辞官爵	306
第 63 回	岳飞访道月长老	311
第 64 回	周三畏鞫勘岳飞	315
第 65 回	下岳飞大理寺狱	318
第 66 回	秦桧矫诏杀岳飞	323
第 67 回	何铸复使如金国	326
第 68 回	和议成洪皓归朝	331
第 69 回	阴司中岳飞显灵	336
第 70 回	秦桧遇风魔行者	340
第 71 回	弑熙宗颜亮弄权	346
第 72 回	东阳市施全死义	351
第 73 回	栖霞岭诏立坟祠	355
第 74 回	效顰集东窗事犯	358
第 75 回	冥司中报应秦桧	362

第 1 回

幹离不举兵南寇

天地元先一气胚，乾坤定位有三才。洪荒世代无稽考，三皇之世尚难推。画卦造书从太昊，神农耕种始交财。干戈战斗轩辕始，服冕封官筑室台。五帝少昊并颛顼，帝馨唐尧仁义推。孝弟两全姚氏子，有虞禅位得巍巍。三王夏禹殷汤继，灭纣周家民自归。离乱七雄侯十二，秦传一世国多灾。汉王入关楚背约，重瞳虽勇刎于垓。汉家据蜀分三国，篡魏除刘晋祚辉。两晋出于司马懿，江南接晋宋齐来。后梁国灭陈家继，北有胡君作乱阶。北周已被杨坚篡，两朝归一国称隋。炀帝不仁从李氏，唐家立国用人材。二十四君哀帝尽，五代梁唐晋汉柴。周家二姓并柴郭，天气循环瑞气回。甲马营中生明主，紫气红光映玉台。受周禅位为天子，一统山河归正排。

却说宋朝徽宗皇帝，大兴土木，极侈穷奢，宠用小人，诛戮大臣。天下民怨，盗贼蜂起。犹与金人约灭大辽，开边生事。未及一年，金太宗完颜晟，差幹离不领人马从东路进，自燕直犯河北；大太子粘罕领人马从西路进，自河东直犯代、忻等州，径取太原。宋家无备，如人无人之境。况中原久不知兵，内无贤相，外无勇将，束手无措，坐看中原没于夷狄，生灵涂炭，不可胜悲。

是时，金兵将至汴梁。边报猝至，朝廷震惧，不复议战守，

惟日谋避金人之计。始遣李邺代给事中，至金营讲和。降诏罪己，召天下勤王之师。且命皇太子为开封府牧，以理天下事。当日众臣闻贼马逼近，聚议都堂中，茫然无策，只将各人家属散之四方，以避祸矣。有太常少卿李纲，素与给事中吴敏相善。及闻朝廷欲以皇太子为开封府牧，群臣各欲退避，是夜过吴敏家，与敏议曰：“目今金兵临城，众人束手无计，事已急矣。陛下以皇太子建牧之议，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？且东宫恭俭之德，闻于天下，当禅以正位，以守宗社是也。今建以为牧，非也。尚值庶民涂炭，大盗猖獗如此。使宗社难守，中原且无人种，自非传以位号，使招徕天下豪杰，与之共守，何以能济。公今从官给事中之列，以献纳论思为职，何不为上极言之？使言不合意，不过一死。死有轻于鸿毛者，此其时也。”敏曰：“依公之议，皇太子不宜为开封府牧。我来日奏知，使君上用之监国可乎？”纲曰：“不可。昔唐肃宗灵武之事，当时不建号，不足以复邦。而建号之议，不出于明皇，后世惜之。今上聪明仁慈，倘感公言，万有一能行此，金人且将悔祸退师，宗社安宁，岂徒都城之人得安，天下之人皆受福矣。此事非发勇猛广大慈悲之心，亡身殉国者，孰能任此。”敏曰：“吾来日当以公言极奏。倘上不允，继之以死。”纲曰：“君肯如此，天下幸甚。”言罢辞退。

次日早，敏入奏徽宗，具道禅让之意，且曰：“陛下果能用臣言，则宗社灵长，圣寿无疆。”上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敏曰：“神霄万寿宫所谓长生大帝君者，陛下也。必有青华帝君以助之，其兆已见于此。”上感悟叹息。敏又奏：“李纲之论，盖与臣同。”上意决。是夕，命皇太子入禁中，谕以禅让意，覆以御袍。皇太子俯伏流涕，不胜悲咽。力辞，因得疾。上即召东宫官耿南仲视医。夜半，始少苏。次日，又固辞，不

肯接位。上与群臣决议，始登大宝，御垂拱殿，朝会百官，是为钦宗皇帝。立妃朱氏为皇后。尊父皇为教主道君皇帝，移居龙德宫。封敏为枢密院事，李昉同管院事，李纲为尚书右丞相，蔡懋为尚书左丞相，李邦彦为太宰，张邦昌为少宰。改元曰“靖康”。大赦天下，日与群臣议退金兵之计。

李纲奏曰：“陛下养德东宫，十有余年，恭俭日闻，海内属望。道君太上皇帝观天意，顺人心，为宗社计，传位陛下。受禅之际，灿然明白，下视有唐，为不足道也。愿致天下之养，极所以崇奉太上皇者，以昭陛下之孝。今金寇侵犯，声势虽若可畏，然闻有内禅之事，必欲请和，厚有所邀，求于朝廷。臣窃料之，大概有五：欲称尊号，一也；欲得归朝人，二也；欲增岁币，三也；欲求犒师之物，四也；欲割疆土，五也。臣请为陛下详陈之。欲称尊号，如契丹故事，当效以大事小之义，不足惜；欲得归朝人，当尽以与之，以示大信，不足惜；欲增岁币，陛下当告以旧约，以燕山、云中归中国，故岁增币于大辽者两倍。今你既背约自取之，则岁币当减其数。奈缘国家欲敦示和好，不计较货财，姑如原数可也。彼欲求犒师之物，当量力以与之。至于疆土，则皆祖宗之地，子孙当以死守，不可以尺寸与人。愿陛下留意于此数事，勿为浮议所摇，可无后患。”并陈御敌固守之策。钦宗大悦，皆嘉纳其言。

却说斡离不率金兵距河而阵，濬州已破。宋将梁方平与战，其兵大败，烧桥而遁。何灌部下军马，望风逃散。贼遂渡河。声息报入京城，道君太上皇帝知的时，夜漏下二鼓矣。大惊无措，即出通津门东，欲避乎难。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，相续以行。侍从百官，往往潜遁。尚未启行，时人报知李纲。纲闻此事，披衣直入见帝，因启奏曰：“臣闻诸道路执政者，欲奉陛下出狩，以避狄人之难。若果有之，宗社危矣。且

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，传位与陛下。今舍之而去，可乎？”上闻奏默然。太宰白时中曰：“主上不出狩，金人已济河矣，都城岂可以守。”纲复奏曰：“天下城池，岂更有坚固如都城者？且宗庙社稷、百官万民所在，舍此欲将何往？若能激劝将士，慰安民心，与之固守，岂有不可守之理。”犹沉吟。有内侍陈良弼，自内殿出奏曰：“即目京城楼橹创修，百分未及一二。又城东樊家冈一带，壕河浅狭，决难保守。陛下详议之。”上顾谓李纲曰：“卿留朕如此迫切，可同蔡懋、良弼二人往观楼橹壕河，若果坚固可守，朕当与卿等再议。卿宜速去，朕于此候卿回报。”李纲即领旨，与蔡懋、良弼迳至新城东壁，遍观城壕回奏。

时上车驾在延和殿，犹未起行。上问：“卿等观楼橹壕河事节如何？”蔡懋奏曰：“楼橹残毁，壕河壅塞，诚不可以为守。”纲叱之曰：“城坚且豪，楼橹虽未备，然不必楼橹亦可守。壕河惟樊家冈一带，以禁地不许开凿，诚为浅狭。然以精兵强弩占守，可以无虞。”上曰：“尔众人有何高论？”宰执以下皆无语。纲又奏曰：“今日之计，莫若整饬军马，扬声出战，固结民心，相与坚守，以待天下勤王之师。”上曰：“谁可为将以任军事？”纲曰：“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，盖欲用之于有事之日。今白时中、李邦彦等，虽是书生，未必深知兵法，然陛下与其位号，使之抚驭将士，以抗敌锋，乃其职也。”白时中在傍，闻李纲奏上欲委之以兵权，怒甚，厉声曰：“李纲留陛下车驾不宜出狩，莫能将兵出战？”纲曰：“陛下不以臣为庸懦，倘使治兵，愿以死报。只缘名微官卑，恐不足以镇服士卒。”上谓执政曰：“目下更阙何职？”赵野对曰：“尚书右丞阙职。”上曰：“即除李纲右丞兼亲征行营使，赐袍带并笏。”纲以时方艰难，不敢辞职，遂谢恩受

命。李纲退出。

次早，阁门大使奏金兵声势甚紧，百姓无主，各自逃窜。众百官怀惧不安，犹以去计劝上。上即下命李纲留守都城，以李桢副之。仍令有司备车驾甫行。李纲力陈不可去，且言：“唐明皇闻潼关失守，即时幸蜀以避，宗社朝廷，随碎于贼手，累年然后仅能复之。范祖禹以谓其失在于不能坚守，以待勤王之师。今陛下初即大位，中外欣戴，四方之兵，不日云集。虏骑深入重地，必不能久留。舍此而去，如龙脱于渊，车驾朝发，而都城夕乱。虽臣等留守，何补于事。宗社朝廷，且将为丘墟。愿陛下审思之。”上意颇回。会内侍王孝竭从旁奏曰：“中宫国公已行矣，陛下岂可留此。”上色变，降御榻，泣曰：“卿等毋留朕。朕将亲往陕西，起兵以复都城，决不可留此。”李纲泣拜，俯伏上前，以死止之。帝顾纲曰：“朕今为卿留。御敌之事，专责于卿，勿致疏虞。”纲曰：“臣受皇上深遇之恩，今日当以极报也。”

宰臣犹请出幸，帝只得从之。却说李纲正与李桢在尚书省整治军旅，复传上有南狩之事。纲即趋朝，至半路，太庙中神主已出寓太常寺。纲大惊，迳进祥曦殿，则禁卫皆已环排列，乘舆服御俱各齐备，六宫仆婢皆将升车矣。纲遑据无策，厉声谓禁卫曰：“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？愿扈从以巡幸乎。”禁卫皆呼曰：“愿以死守宗社，不愿巡幸。”纲同殿帅王宗楚等入见帝，曰：“陛下昨夕已许臣留，今复成行何也？且六军之情已变，彼有父母妻子，皆在都城，岂肯舍去。万有一中道散归，陛下孰与为卫。且虏骑已逼，彼知乘舆之去未远，以健马疾追，陛下何以御之？”上感悟，始命止行。李纲因出殿曰：“上意已定，敢有异议者，立斩示众！”六军闻之，皆拜伏呼万岁，其声震地。后人诗赞之曰：

六军已发乘輿迁，一谏能教动九天。
若使左丞同宰执，宋家宗社已难延。

第 2 回

李纲措置御金人

且说李纲自车驾辍行已后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，以百步法分兵备御。每壁用正兵一万二千余人，而保甲居民、厢军之属，不在其内。修楼橹，挂毡幕，安炮坐，设弩床，运砖石，施燎炬，垂橰木，备火油，凡防守之具，无不毕备。四壁各有从官，宗室武臣为提举官。诸门皆有中贵大小使臣，分地以守。因是兵势甚张，民心已安。

却说金将盖鞞离不，率领众兵直抵城下，屯扎于牟驼冈。是夜，金兵大小三军进攻西水门，以火船数十只，顺汴流相继而下。城外喊声大震，火光照耀天地，如同白日。李纲帅诸将临城捍御。有骁将霍超，率敢死士二千人，列布拐子弩，从城垛中射下，金兵近城者皆应弦而倒。金兵众甚，沿流而下者，不可胜纪。火舡近城，纲令捷卒即以长钩摘挹就岸，投石碎之，金兵不能近城。纲恐众将不肯用命，亲自督战，斩获金将百余人。

次日入奏事，忽报金人统大军攻打酸枣门甚是紧急。帝闻，谓纲曰：“金兵势大，卿以何策退之。”纲曰：“臣恐城上兵卒不足用，乞上禁御班直善射者同臣往酸枣门，捍御金兵，自有机变。”帝即颁诏发下禁军千余人，随纲退敌金兵。纲即辞上出殿。至酸枣门几二十里，命军士各于夹道委巷中行，以防贼将登城。纲军至门，正遇贼众金鼓连天，枪刀布密，方以短

丹渡濠，竖立云梯攻城。纲顾左右曰：“谁肯出城，先挫其坚阵？”言未毕，一将应声而出。纲视之，乃健将霍超也。纲即令二百善射者付之。超全身披挂，放开南门而出，正遇金将斡离不弟盖斡强率金兵五百余人，长枪短槊，一齐攻入。霍超抖擞威风，一拥杀入。二百班直军并随而进，无不以一当百。金兵失阵，望后便退。李纲于城上见金兵小却，仍命班直乘城射下，金兵死者不计其数。将近黄昏，左侧始鸣金收军，金兵退走二十里矣。纲重赏超等，激励其下。因是，将士皆贾勇而前。

次日，斡离不大聚胡兵，乘筏渡濠而进。纲督战之际，见金兵近者，以手炮檣木击下，远者以神臂弓射之，金兵皆不敢近。主将斡离不怒曰：“宋将止有一旅之师，尚不能取胜，倘四方勤王之众一集，我辈无遗类矣。”自鸣鼓而前，胡兵从后拥至。纲命马忠率京西壮士数百人，举火缒城而下，烧其云梯数十座。超首迎胡将黑龙大王，超喊声如雷，一刀挥下，斩于城下。从兵各奋勇争先，斩获酋首十余级，皆耳有金环。盖斡离不终是势大，复聚兵攻陈桥、封丘、卫州等门。而酸枣门困打尤急，虜将箭射上城如猬毛。纲督战，士卒亦有中伤者，皆厚赏之。时帝在祥曦殿，闻报，即遣中使，至纲军中劳问。纲得上御笔褒谕，并给内府酒、银碗、彩绢等，即颁与将士。人皆欢呼，愿以死斗，自卯至申，杀虜贼数千人。盖斡离不知守城有备，不可以攻，乃鸣金收军，退师二十余里，与其下议曰：“我军今深入其地，不能得进，此乃大失机也。不如乘宋王初立，因人请与讲和，若得满吾所求，渐且退师。候退机会，又作计较未迟。不然四下兵集，吾何以当之。”众皆曰：“此计大妙。”次日，遣一能言使者直入都城议和。

却说上在崇政殿，与众臣商议敌御金兵之策。阁门大使奏

知：“有金国遣使来议请和。”钦宗闻奏，即颁诏命侍官引使入对。使者朝拜讫，出鞞离不书进呈，道其统帅犯中国之意，“闻上内禅，愿复讲和，乞遣大臣赴军前，议如何处和。”帝召群臣议之，曰：“此事如何处断。”李邦彦曰：“金兵势逼，勤王之众未暇，莫若割地请和，庶救一城生灵。”李纲奏曰：“金兵不识时务，孤军入我深地，数日交兵，彼屡挫其锋，正恐四下兵会，故有遣使请和之议。乞圣明鼓勇三军，再延数日，金兵知吾有备，仍虑勤王师集，是自取其败也，岂可与之和哉。”上曰：“朕日前因避狄之难，惟恐其不和，因卿力阻不果行。今幸彼自求和，何不可之有。”李邦彦力请议和，帝意遂决。因顾问众臣：“谁可为使往金营议和？”众臣皆未有应者。李纲出奏曰：“臣愿往。”上曰：“卿方治兵，不可行。”只命李桷奉使金营，仍令郑望之、高世则副之。李桷既得旨，即受命出朝，往金营不提。李纲候李桷出，因奏曰：“臣欲奉使往议和，主上不允何也？”上曰：“卿性刚直，不可以往。今遣李桷奉使，实因其通朕愿和之意也。”李纲曰：“今虏气方锐，吾大兵未集，固不可以不和。然所以和者，得策则中国之势遂安。不然祸患未已。宗社安危，在此一举。臣惧李桷为人柔懦，恐误国事也。且今狄之性贪婪无厌，又有燕兵狡狴以为之谋，必且张大声势，过有邀求，以窥中国。如朝廷不为之动，措置合宜，彼当戢敛而退；如朝廷震惧，所欲一切与之，彼知中国无人，益肆觊觎，忧未已也。先安然后应，安危之机，愿陛下审之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极善，更须整饬三军，以防不测。”纲承旨退出。

却说鞞离不自遣使命入城议求和以后，每日操练胡兵，以候消息。是夜，金营太史官报知鞞离不云：“帝星复明，正映都城北隅，宋朝国祚未灭。”鞞离不闻说，大不悦。忽报宋钦

宗使李悦来至。斡离不听得南朝有使命来，即摆列人马，却似冰山；安布营垒，犹如铁壁。斡离不正南面坐下，李悦唬得身不敢举，头不敢抬。斡离不端坐帐中喝云：“尔今京城破在顷刻之间，我如今收敛大兵，驻扎于此，不攻城者，因尔主人年幼，才方即位，我欲存尔赵家宗社，其恩不小。尔既来求和，要我退兵，则当送我犒劳三军之物：黄金五百万两，白银五千万两，战马一万匹，耕牛一万只，五色纁丝一百万疋。尊我‘大金皇帝’，尔称‘宋国主小侄赵桓’，百官皆称臣；割中山府、太原府、河间府三镇与我，仍使一个亲主与一个大臣为质，送我过河。如此我兵方退。”李悦唬得喏喏而出，不能措一辞。金人笑之曰：“此乃一妇人女子尔。”自是有轻朝廷之心。斡离不就使萧三保奴、耶律忠、王汭与李悦入城，索取求和之物。

李悦回朝见帝，进呈金人所须之物。钦宗闻奏，忧闷终日。太宰李邦彦劝帝如其数以与之，且解京城之危。尚书李纲奏曰：“若依金人所索之数，括尽天下之财，尚且不满其心。何况一城之内金银绢帛牛马足其索数？况中山、太原、河间三镇为国之屏藩，若割与之，国何以立。至于遣人为质，宰相当行，亲王如何去得。不如且使一舌辩之士，与他议和，延过数日，以待天下兵来。他如今孤兵深入，虽不得足其所求金宝，亦当领兵速回。待他日要去时，却使人与他讲和，他则不敢轻我中国，和之则久。”钦宗闻奏，正在犹豫之间，李邦彦复奏曰：“若依李纲之言，臣等皆被金人所虏。即今京城，破在目下，何况执其三镇之地。城中府库民间财物，皆是他有，何足与他较量。”李悦向前奏曰：“事已急矣，陛下何必再思。”钦宗从其所奏，乃避正殿，撤乐减膳，竭尽内府库藏金银，括借人家财物，若有藏者斩之。就将在京官吏军民人家金银绢帛，及客商乐户之家，尽取其财，共凑得黄金二十万两，白银四百万两。城中人

家财物一空。即修誓盟之书，称“小侄宋国皇帝”，割与三镇之地，锦缎二百万疋，马五千匹，牛五千只，遣太宰张邦昌，随御弟康王为质于金营。

却说康王与张邦昌到营见斡离不，邦昌恐惧，只是流泪而已，惟康王颜色不变，言无屈词，因是金国诸将疑其恐非亲王也。及留虏营数日，尝与金国太子同习射，康王连发三矢，皆中筈，连珠不断。金太子谓：“此必将臣之良家子，假为亲王来质。”语斡离不曰：“康王恐其非真，若是亲王，生长深宫，岂能习熟武艺，精于骑射如此。可遣之，别换真太子来质。”斡离不心亦憚之，复请遣肃王枢代为质。康王遂得南归。

是时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师道，及统制官姚平仲，帅泾原、秦凤路兵来会勤王。熙河经略姚古、秦凤经略种师中、折彦质、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万，京师人心少安。钦宗听得勤王兵来至，喜甚。开安上门，命李纲迎劳诸军。是时朝廷已与金人讲和，钦宗问诸师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？”师道奏曰：“女真不知兵，岂有孤军深入入境而能善其归哉。”钦宗宣谕曰：“业已讲和矣。”师道对曰：“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，余非所敢知也。”即拜同知枢密院事。阁门大使连报金人需求物数不已，一日四屠掠，百姓惊惶无定。帝即遣李纲入议。李纲奏曰：“金人贪婪无厌，凶悖日甚，其势非用师不可。且敌兵号六万，而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，已二十余万。彼以孤军入故地，犹虎豹自投陷阱中，当以计取之，不必与争一旦之力。若扼河津，绝其饷道，分兵复取畿北诸邑，而以重兵临敌营，坚壁勿战，俟其食尽力疲，然后以一檄取誓书，复三镇，纵其北归，半渡而击之，此必胜之计也。”帝深然之。即下诏大集勤王之兵，用此机会。

适西陲大将姚平仲请面见帝，上召见福宁殿，厚赐金帛，

许功成之日有不次之赏。平仲请出死力夜劫虏营，生擒斡离不，奉肃王以归。及出，连破两寨，奈机事已泄，虏已夜徙去，平仲之志未遂。姚古选精锐五万人，自滑州进屯虏营之后，克日并力攻击，有必胜之道。奈李邦彦力主和议，姚平仲愤恨朝廷无用兵意，遂乘一青骡亡命，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，抵邓州方得食。入武关，至长安，欲隐华山。顾以为浅，奔入蜀，至青城山上清宫。留一日，复入大面山。行二百七十余里，度采药者不能至，乃解纵所乘骡，得石穴以居。朝廷屡下诏求之，弗得也。至于乾道、淳熙之间始出，至丈人观，自言年百十余，紫髯长数尺，其行速若奔马。陆放翁为《题青城山上清宫壁诗》云：

造物困豪杰，意将使有为。功名未足言，或作出世贤。姚公勇冠军，百战起西陲。天方覆中原，殆非一木支。脱身五十年，世人议公谁。但惊山泽间，有此熊豹姿。我亦志方外，白头未逢师。年来幸废放，倘遂与世辞。从公游五岳，稽首餐灵芝。金骨换缘髓，欷然松杪飞。

却说金虏自围京城凡三十三日，既得许割三镇诏书及肃王为质，不待金币数足，遣使辞宋帝而去。种师道奏曰：“虏贼今去，其志必骄，军伍不整。臣请以精兵临河邀之，无不克矣。”李纲亦奏请用寇准澶渊讲和故事，用兵护送之。乃命姚古、种师中、折彦质、范琼，领十余万兵，数道并进，俟有便利可击，则并力击之。时李邦彦恐诸将有邀击之功，密奏钦宗曰：“吾国祈与金国讲和，岂宜听诸将邀击之计，以阻和议。”立大旗于河东、河北两岸，上写云：“准敕：有擅用兵者，依军法。”诸将之气索然矣，金兵因得连夜退去。

京城围解，君臣上下遂忘前患，各相庆喜。同知枢密种师道闻金兵去远，厉声曰：“异日必为后患！”因见朝廷更不思